

后妈对孩子的恶意到底出自何处？

26 岁那年，我嫁了个离异男，当了他 10 岁闺女的后妈。

结婚 2 年，那孩子就骂了我 2 年，大年三十当着全家人毁了我的容，拍了我的视频发到网上，我看在她爸的面上都忍了。

我本以为她最多是三观不正没教养，可没想到，还不等我们管教，她就自食了恶果。

时节进入盛夏，我难捱的日子就来了，整天昏昏欲睡，没有胃口。

周凯安两手托着一个滚圆的西瓜在卧室门口唤我：

「马上切西瓜了，出来吃。」

我放下手机，懒洋洋的起身，走到客厅一看，周妍坐在茶几边，伸长了脖子挨个将西瓜都咬掉一个尖，见我过来，白眼一翻，露出一个挑衅的笑。

我也不恼，伸手夺过周凯安手里还没切的另一半西瓜，拿了勺子回到自己卧室。

12 岁叛逆心正盛的小女孩，就算是和亲妈也会箭弩拔张，更何况我这个后妈，只要她不明目张胆的来招惹我，我懒得多管闲事。

我用勺子将半块西瓜吃干净，又打了个饱嗝，就见周凯安穿着浴袍进来：

「冲完就是舒坦，你也去冲一下吧，冲完睡个好觉，我看你最近好像很累。」

他说完就打开了床边的电脑，准备处理些公司事务，我懒懒的起身，拿上浴袍出去。

客厅里，周妍正四仰八叉的将自己倒挂在沙发上，举着手机在聊天：

「你放心，这我亲妈前天刚给我寄过来的手机，像素老高了。」

我没做任何停留，快步走进浴室，将门随手一带，面对着浴室墙壁开始调试水温。

冲洗到一半，才发现沐浴乳用完了，我只好转身去后面的壁龛取新的，就是这一回头的功夫，让我发现了不对劲。

浴室的门缝似乎比刚才大了些，靠近地面处的磨砂玻璃黑乎乎一团，不是个人影是什么？

什么情况？

我疑惑的一步跨过去将门拉开，那团人影始料不及，都没来得及站起身，就那么举着手机被我抓了个现行。

居然是周妍！她，她偷拍我洗澡？

我脑子一时反应不过来，就那么愣愣的定在原地，和同样目瞪口呆的周妍四目相对。

突然，周妍的手机里传出了一个男性的声音：

「搞什么，我就去上个厕所的功夫，怎么屏幕就黑乎乎的了，什么也看不见。」

如平地惊雷，我和周妍同时脸色大变，周妍手忙脚乱的去关手机，而我也顾不得将自己裹好就扑过去和她抢。

听到动静的周凯安惊慌跑过来，我一边压制着周妍一边扯着嗓子朝他喊：

「快，快夺下她的手机，她拍了我洗澡的视频！」

周妍龇牙咧嘴扑腾着手脚不让周凯安靠近，但她毕竟还是孩子，在我和周凯安的围攻下，她的手机最终落在了我的手里。

她气得爬起来跳脚，指着阳台恐吓我：

「你要是敢翻我手机，我就从窗户跳下去！」

说完就作势往阳台冲，被周凯安一把捞过去，死死的按在沙发上：

「你说，你拍你阿姨洗澡干什么？」

「这是我的手机，我爱拍谁就拍谁！拍了卖钱！」

她的回答让人心里陡生寒意，我快步走到她跟前，强硬的掰着她的手指头，按在手机上开了锁。

手机屏幕还停留在她和那个人的聊天界面，文字信息很少，基本上是以语音为主，除了语音，还有一条视频链接。

我先点开了最近的几条语音播放：

「最近的质量都不是太好，点击量不高，像素太模糊了，而且你偷拍的时候手尽量不要抖，一抖画面就花了。」

「多拍点露的那种，那种点击量高，点击量高的话，我肯定再另外加钱给你。」

我又点开了那条链接，是一个短视频，视频中的人正在换衣服，虽然只是背部，可那熟悉的室内场景，不是我还能是谁？

我忍着发抖的手，根据发布者的名字找到了他的主页，看完以后才真的傻了眼。

满屏三四百个视频和图片，主角有三分之二是我，午睡时，洗澡时，换衣服时，甚至上厕所时。

我自认我平时已经非常注意隐私了，她非我亲生，我对她也做不到坦诚相待，所以像换衣服洗澡这种事，我总是会随手关门，虽然不锁，只是轻轻一带而已。

我认为这种距离感足够了，可没想到，她利用我对她的信任就这样偷拍了我这么多照片。

那些照片和视频，从角度上看，无一例外的仰视，一看就是从门缝里拍摄的。

我气得全身发抖，脾气火苗一样往上窜，按都按不住，我扬起手机，照着她的半边脸狠狠扇了过去。

周妍被我打懵，反应过来后像疯子一样挣扎，试图脱离周凯安的控制过来打我，周凯安一边死命按住，一边训斥：

「你这孩子都是从哪里学的这样歪门邪道，好好上学不行吗？9月份就上初中了，你能不能走个正道？你缺钱吗？我们委屈过你吗？」

周妍一双眼瞪得通红，牙关紧咬，发出底底的嘶吼，我一点都不怀疑如果此时周凯安放手，她会马上扑过来咬死我。

2

我这个后妈，和周妍这个熊孩子的恩怨，早在两年前就结下了。

两年前我嫁给周凯安的时候，我 26，周妍 10 岁，天真的我当时还想着，一定要和她处成亲如母女的关系。

然而没曾想这两年的时间里，我俩不但没亲起来，居然还干过无数次的仗。

我俩干仗史上最辉煌的一次，大概就是我和周凯安结婚后回老家的那个新年吧。

那是大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吃过团圆饭都围在炕上看春晚，我坐了一天的车有些困，就给周凯安说要先回房间睡一会，没想到周妍也接话，说她也要去睡。

那时候我婆婆家还是烧那种土暖气，只有两个卧室通暖，一个公婆住，另一个周凯安好心的留给了我和周妍，他自己睡到了冰冷的西房。

最开始我和周妍还相安无事，一人裹着一个被子，井水不犯河水。

坏就坏在周凯安临睡前隔着窗户的一嗓子：

「媳妇早些睡昂，别玩手机了，睡醒了明天让他们看看我媳妇有多美。」

我还没来得及搭话，周妍在炕的另一头瓮声瓮气的回了句：

「美个屁，哪有我妈美！」

这挑衅来的有些突然，不过考虑到毕竟是大年三十，我生生憋着没说话，但是周妍好像不想善罢甘休：

「要不是你，我妈早就和我爸和好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吗？就是电视上说的那种小三，网上那么多打小三的视频，怎么我妈就不找人来打你一顿！」

这话就有些过分了！不过我依然不想和她吵，我还得顾及我在婆婆跟前的脸面呢，所以我只是象征性的，隔着被子轻轻的踢了她一脚，示意她住嘴。

谁想我这一脚，倒是让她成功找到了情绪的发泄点。

她腾的从我的对面爬起来，张牙舞爪的扑过来，两个小爪子直奔我的脸抓挠：

「叫你美，叫你美，我给你挠烂了，看你怎么美！」

锋利的指甲划过我的脸颊，好几处火辣辣的疼，我恼火的一把将她从我身上推下炕，自己也穿了鞋下来。

我对着墙上的镜子看了看，七八条通红的印子，靠近鼻子的那一道上还挂着一滴滚圆的血珠子。

她仰躺在地上，得意洋洋的看着我，目光里全是挑衅。

我深吸一口气，佯装镇定，回头将卧室门上的插销插上，又将屋子里仅有的两个凳子堵在门后，然后从桌子底下拖出我的行李箱，开始翻找。

「你找什么都没用，都被我挠破了，我看明天谁还说你美！」

她话音未落，我猛的拉下被子裹在她身上，然后扑过去压住了她，她被被子裹得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我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电动理发器。

我按开理发器的开关，对准她乌黑的头发开始剃：

「早就和你说过我不是好欺负的！让我破相不能见人是吗？那一起吧，我给你剃个光头，我看你明天怎么见人！」

她尖叫着挣扎，朝我吐口水，我死命的按着她，握着理发器的手左一下右一下在她头上忙个不停。

三分钟不到，她原本一头厚厚的头发被我剃得参差不齐，有几处还露出了光亮的头皮。

外面周凯安和婆婆的询问声越来越高。

我松开了周妍，一声不响的将理发器重新装回包装盒，这原本是我送给周凯安新生的小侄子的，没想到提前派上了用场，只不过这样一来再送人是不可能了。

我挪开凳子，将插销拔开，周凯安和婆婆看到我的脸，齐声惊呼发生了什么，我闪了闪身子，他们看清了屋子里的景象，又是一声惊呼。

周妍手里抓着从地上捡起来的一缕缕的头发，哭得嗓子都快哑了。

婆婆叫不喋的去扶周妍，周凯安捧着我的脸，不断的给我吹气。

意外的是，从始至终，婆婆都没有责备我一句，我深感疑惑，后来才知道原来周妍的混账在老家都是出名的，每次跟着周凯安回来都要找个由头闹个鸡犬不宁。

我松了口气，拉着箱子跟着周凯安去到西房。

第二天一早拜年，我从车上找了周凯安的太阳镜戴上，又将围巾使劲往上扯了扯，将自己捂得看不见真面目。

从屋里出来一看，周妍正在将婆婆昨天戴过的一条蓝色方巾往头上盖，方巾在下巴处打个结，将乱糟糟的脑袋整个包住，然后外面再戴上羽绒服帽子。

我和周妍以这幅妆容，走街串巷的拜完了年。

回去的路上，我听到婆婆悄声对周凯安说：

「你这媳妇行，能治住那丫头，比你强。」

也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她意识到了我的不好惹，渐渐的也不敢再明目张胆的挑衅我，我以为以后都能这样相安无事，谁知道她憋了这么一个大招，居然拿偷拍我的照片卖钱！

3

我握着周妍的手机，正在琢磨怎样和对面的人沟通才能让他将那些照片和视频删除，突然对方发过来一个新的链接，并作了一个「耶」的手势，接着是一条语音：

「今天这个视频不错，特别清晰，发布才十分钟已经一万多点击量了，你有空也帮忙转发一下。」

我心下大骇，意识到不妙，手下意识的就去点了那个链接。

那是我刚才洗澡的视频，伴随着哗啦啦的水声，从头到脚，我光溜溜的整个背面清晰无比的呈现在画面里。

视频发布时间是十三分钟前，点击量 10300，评论区有上千条：

「这妞身材不错啊，没看够，还有没有？」

「哥想看前面~」

「最后一秒明明转头了，差点就看到脸了，为什么不截长一点，我是缺那点流量的人吗？」

「发个众筹吧，谁能人肉出这妞的信息，钱归谁，来不来？」

我抖着手，努力的将手机拿稳，给那人回了一条语音：

「限你三分钟内把视频下架销毁，不光视频，你主页上的所有东西都下架，不然我就报警！」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语气平缓：

「听你的声音年龄也不大，应该是在读初中或者高中，既然你会上网，那建议你查一下你这种行为会承担什么法律后果，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三分钟一到，如果那些东西还在，我立马报警。」

我一口气说完，打开手机上的秒表计时，滴答滴答，一下一下的，和我的心跳渐渐的融为一体。

「叮」

新消息进来，对方发了简短的两个字：「删了。」

我退出刷新了下页面，视频果然没了，进到主页，也已经空空如也。

「好的，但是我还是提醒你一下，你的聊天记录和网站主页我都做了备份，如果以后再发现有我的这种东西发布在网上，我保留继续追究你的权利，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希望你好自为之。」

发完这些，我终于舒了长长的一口气。

周妍被我打的消息在第二天就被她亲妈辛萍知晓，她气势汹汹的上门来要和我理论，箭弩拔张之时，周凯安从公司赶回来做了和事佬，建议辛萍带着周妍去她那边住些日子，等秋季开学他去接，并当着我的面给辛萍划过去两万块钱。

辛萍和周妍提着一个小行李箱愤愤离去的时候，我和周凯顿觉轻松无比，像是拆下了胸前的一块定时炸弹。

然而这种舒心的日子只过了五天，麻烦就来了。

那天是个周末，我和周凯安在医院做体检，排到我们时候时间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周凯安坐在抽血的窗口刚撸起袖子，电话就急促的响起来。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你是周妍的家长吗？你快过来一趟！要出人命了，快点！花斛小区大门口左边的超市。」

周凯安嗖一下从凳子上站起来，一边往下撸袖子一边跟护士说抱歉，然后拉着我就往楼下跑。

4

花斛小区在城郊，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有将近半小时的路程，又是大周末，路上拥挤不堪。

周凯安明显有些急躁，等红灯的间隙将方向盘拍的啪啪响。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小区左边的那个小超市门口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救护车和警车都停在人群外。

我和周凯安费了老大的劲挤进去，里面医护人员正在将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孩做了简单护理后往担架上抬，还有一个约么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捂着流血的头哀嚎。

周妍和辛萍站在人群中间，头发散乱，脸上红肿，衣服上布满了灰白的鞋印，正面目狰狞的和警察争执着什么。

周凯安走上前，向警察说明了身份，我凑上前，听到了关于这次打架事件的始末。

周妍夏天一直爱吃冷饮，从前在家的时候，冰箱的一整层都是她各种口味的雪糕和冰棍，六月到十月这些东西就没断过。

她搬到辛萍这里以后，辛萍没办法给她提供这种便利，她想吃的雪糕就要去小区门口的超市买。

九月的天，正是秋老虎发威的时候，热度丝毫不逊于盛夏，周妍怕热，就馋口冰凉的雪糕，她又不愿意在热辣辣的太阳下走一遭，就央求辛萍去给她买。

辛萍那时候正在和新交的小男友视频，哪有功夫管她，大约也是说了些抱怨的话，惹的周妍气呼呼的摔了门自己下楼去买。

好巧不巧，周妍过去的时候店主正抱着孩子在门口的树荫下喂鸡蛋羹，于是店主让周妍自己拉开冰柜去选。

周妍翻找了半天，没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口味，于是问店主，店主说，有的有的，大概是压在最底下了，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帮你找。

周妍就站在那里看着店主一勺一勺慢腾腾的逗弄着孩子吃，看着看着心里就腻烦起来，用手将冰柜盖子拍得老响：

「快点行不行啊，大热天谁爱在你这干等着。」

店主知道顾客等得不耐烦了，于是放下勺子往这边走，不料孩子不愿意了，挥着小手呜哇乱哭：

「不要，我还要吃，我要吃。」

这一哭把周妍压在心底的火勾出来了，她觉得小孩子真讨厌！

她气冲冲的走到那孩子跟前，用力咳嗽一声，然后，将一口痰不偏不倚的吐在了那碗鸡蛋羹里。

「吃！你吃啊！」

这样恶心的一幕，被翻找完冰柜举着雪糕往这边走的店主看到了个正着。

她气愤不已，将手里的雪糕往地上一扔，上前猛的推了周妍一把：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你怎么能往人家碗里吐痰，你还有没有教养了？」

周妍被推倒，手擦着地磨去了一层皮，心里气愤难耐，她四下寻摸，从绿化带里捡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石头，照着店主的脑门砸了过去。

而另一边，辛萍和小男友视频完发现周妍还没回来，就穿好衣服下去找，刚拐到小区门口就听见周妍的叫骂声，心里一紧，不由的加快了脚步。

辛萍看到周妍正被一个头上脸上都是血的女人揪住头发，一下一下狠狠的扇着耳光。

辛萍顿时火冒三丈，上去就将那女人扑倒厮打，周妍脱身后摸着自己红肿疼痛的脸简直要气炸了，心里邪火乱窜，她觉得自己必须得出了这口恶气。

满脸都是血的店主已经被辛萍压在地上翻不了身，围观的人群都去拉，只有那个树荫下的孩子，瞪着惊恐的一双眼，呜哇乱叫的喊着，妈妈，妈妈。

这个罪魁祸首他还有脸哭？吃饭不挑时候非要等我来买雪糕的时候吃？

越看越不顺眼，越寻思越觉得他欠收拾，心里的邪火终于有了出处。

她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打斗的大人身上，悄悄的溜到男孩身边，一脚将他踢出去老远。

那孩子被踹了肚子，身子呈「弓」字型飞出老远，最后落在绿化带里，脑袋碰上了路灯杆，嗯哼一声，便没了动静。

那个满脸是血的店主眼里露出了惊恐的光，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把将辛萍掀翻，尖叫着冲向绿化带里那小小的身体。

周妍觉得很解气，拍拍手，对辛萍说：

「妈，咱们走，雪糕不吃了。」

冷漠的像是刚扔掉了一个布娃娃。

周围的人终于看不下去了，自发将她们围起来，孩子的其他家属也赶到，对着周妍和辛萍连踹好几脚，被人拉开：

「已经报警了，让警察处理，放心，绝饶不了她们，太丧心病狂了。」

5

周凯安向公司请了一星期的长假，专门处理这个事情。

那几天我和周凯安轮换着去医院，在病房外陪同男孩的家属一起等待结果，而辛萍和周妍，一次脸都没露过。

好在一番检查下来，男孩是属于头外伤，脑 CT 未发现器质性病变，我们和病人家属都松了口气。

然而外伤引起的脑震荡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一定的功能伤害，这个只能通过时间来修复，而且男孩落地时掉在绿化带，身上有多处软组织损伤，也需要住院治疗。

周凯安积极配合，让医生用最好的药，一定要确保孩子不会留下后遗症。

他的这些做法博得了病人家属的好感，也知道了我们这个家庭的特殊关系，在经过一周住院治疗后，对方同意私了。

周凯安承担了大人小孩所有的医药费，又赔偿了对方五万块钱，等到出院的时候又买了许多的营养品塞在他们的车里。

周凯安不断的弯腰向对方道歉，对不住了对不住了，让你们受苦了。

我眼里一片湿润，为周凯安不值。

回去的路上，我问周凯安：「难过吗？为自己有这样一个不能省心的孩子。」

周凯安叹口气：「是我没教育好，都怪我。」

下一秒，他却突然哽咽起来：

「可是我尽力了，我已经不知道怎样管教她了，我觉得越来越无法和她沟通，我这个当爸爸的，真失败。」

我搂了搂他，有一个念头在心里开始萌发。

这件事情过去后的第二周，周凯安将周妍接回，明天就是初中生开学的日子，周妍即将正式开始她的初中生涯。

初中生中午在学校吃食堂，只需要早晚的接送，临开学前老师在班级群里给家长们友情提示，食堂每天午餐标准是 12 元，家长可以按照这个标准给孩子准备生活费，不要太高，引起攀比。

考虑到是女孩，周凯安给周妍定了 700 块钱一月的标准，没想到开学还没满两周，周妍又开始伸手跟周凯安要钱。

周凯安象征性的问了句：「钱不够花吗？应该够了吧。」

话音未落周妍就将筷子摔的啪啪响：

「够什么够！12 元那一餐的标准就是打发叫花子呢，我们学校二楼有包间，那里面的饭好吃，最少 15 一餐，我同学都去。」

周凯安还要说什么，被我制止住，我用眼神示意周凯安心事宁人吧，就当拿钱买个清净。

周凯安无奈，从钱包里又拿出五百元递过去。

周妍借过钱，嘴角上扬，得逞后的嚣张丝毫都不掩饰。

6

九月一过，十一小长假就要到了。

老家的堂哥早就在群里发了邀请函，他去年承包了一处大坝和几亩地，坝里养鱼，地里建农家乐，现在正是鱼肥的季节，特意邀请我们回去度假。

既能钓鱼，又有农家饭吃，周凯安摩拳擦掌，对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充满了期待。

我们是十月 1 号一大早出发的，打算住满 10 天，彻底给自己放个假。

刚去的第一天，看腻了车水马龙的我们对农家乐的每一处都充满了新奇，于是在稍作休整后，结伴围着鱼塘和农家乐转悠。

农家乐和鱼塘中间隔着一片桃园，据说栽种的是有名的青州蜜，果子要到 10 月份的中期才能完全成熟。

我们溜达到桃园的时候，正巧碰上工人在给果园喷洒农药，周妍旁若无人的要往里面走，被工人及时制止住：

「小姑娘，不要靠这么近，农药有毒的。」

「看看也有毒吗？」周妍翻着白眼。

「看看当然没毒了，但是你离得太近，农药喷洒出来会被风吹到你身上，万一进到你眼里，可就麻烦了。」

周妍不相信的对着那人撇了撇嘴，那人似是觉得有趣，拔高了声音对我们说：

「你们城里人啊别不信，这一小瓶农药，能把这三亩地上的虫子都药死，要是倒进大坝，那整片鱼塘都能给一窝端喽。」

「这会相信了吧小姑娘，且得离得远远的。」

周妍没说话，她正被不远处几个年纪相仿的人吸引住了目光，那些人像是在玩什么游戏，唧唧咋咋的挺热闹。

周凯安鼓励她：「想玩就去，都是差不多大，很快就玩到一起了。」

周妍踌躇片刻，还是慢悠悠的走了过去。

周凯安看了许久，直到人群里的周妍仰头大笑，他才收回目光，对我说：

「看样还行，希望出来这一趟她能改变下自己。」

我没忍住，回了他一句：「不闯祸就万幸了。」

周凯安就有些不高兴：「她还是孩子，会改好的，再多给点耐心。」

然而，这话说出去没几天，周妍就闯祸了，大祸。

出事的那天是 10 月 6 号下午，假期过半。

其实那天上午的时候，我就察觉到周妍的不对劲，明明前几天和那些孩子玩得好好的，现在却一个人蹲在树底下端着开水烫蚂蚁，一边烫一边嘟囔：「弄死你，混蛋玩意儿！」

我将周妍的反常讲给在鱼塘边钓鱼的周凯安听，让他去问问情况，周凯安正忙着布网，敷衍我说：

「应该是和人家吵架了吧，没事，过一会就好了。」

他既然这样说，我也便没放心上，拿了本书坐在凉亭的吊椅上翻着玩。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抬眼一眼，刚才蹲地上烫蚂蚁的周妍不见了。

我站起身四处看，那帮玩耍的孩子里面也没有周妍的身影。

去哪里了呢？

正疑惑间，堂哥气喘吁吁的跑过来，问我看到周妍没。

「没有啊，发生了什么事？」

堂哥两手不断的拍着大腿，急吼吼的说，周妍这孩子可能从果园的工具房里拿走了农药。

「我今中午一直在园里给果树打吊针，看见周妍这孩子老是围着工具房转悠，等我再挂上一袋，再抬头就没影了。」

「所有果树都挂完以后，我寻思再让工人把上次没打完的农药接着打，结果我和工人一起去找药，药都没了，三瓶都没了。」

「就是担心这孩子没见过，再当成好东西误喝了，就麻烦了。哎，也怪我，这几天忙的，工具房都忘了上锁。」

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12 岁的孩子，说明书都能看明白了，肯定不会当成好喝的，那她拿农药干什么呢？

正思量间，突然堂哥手一伸，指着远处的鱼塘喊道：

「在那里！看到她了，她手里拿着药瓶呢，她去鱼塘干什么？坏了坏了...」

倏忽一下，堂哥的身影猛地窜出去，飞奔着往鱼塘的方向跑，一边跑一边喊：

「丫头，丫头，手里的东西放下，可不能往水里倒啊！」

然而周妍充耳不闻，反倒是加快了脚步。

她朝着没人钓鱼的一处走去，站在石头上，打开了所有的瓶盖，对着鱼塘倒了个底朝天。

「老天爷啊！」

堂哥呼天抢地的嚎叫惊得树枝上的麻雀一哄而散。

我小跑着赶过去的时候，鱼塘那里已经围满了人，堂哥手指着周妍，话都说不利索了：

「你，你，你，你这个小畜生！你和他们吵架，那你往鱼塘里倒药干什么啊，这不是要了我的命了吗！」

周妍站在鱼塘最低洼处的石板上，脚下是三个空了的白色塑料瓶，瓶身印着红色的四个大字：「甲氰菊酯。」

我打开网页迅速的搜索了下这个名字：

甲氰菊酯，中毒，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杀虫类农药，对鱼介类毒性很强，可以对水生动物带来灭顶之灾。

我心里一凛，意识到出了大事，十五亩的鱼塘，三瓶子药进去，不光对水里的动物是灭顶之灾，对堂哥家更是，连我和我周凯安也不能幸免。

这边工人们已经被指挥着忙成了一团，抬抽水机，架管子，争分夺秒的要将鱼塘里被农药污染的水抽出来，尽量的减少损失。

可是已经晚了，碧澄的水面上，一下，一下，不一会就出现了一大片翻着肚皮的死鱼。

堂哥悲恸到崩溃，这十五亩的鱼塘，是他抵押了城里所有的房产才筹集到本钱承包下来的，更遑论一年到头的辛苦劳作，全都白费了。

周凯安气得脸都变了形，从旁边的树上折了一段树棍，按着周妍往死里打，周妍被打的急了眼，开始口无遮拦，指着边上看热闹的那群孩子咆哮：

「都是他们逼的！他们不和我玩！孤立我！说我没素质！我呸！」

她又用手指着堂哥的儿子：

「还有你！你从小就和我作对，我以前真是打你打轻了！这次你居然联合他们一起欺负我！你不就仗着这是你家地盘吗？你家地盘有什么了不起，我说毁就给你毁了！」

话音未落，周凯安一个耳刮子扇了过去，周妍才捂着脸愤恨的闭上嘴。

原本期许的美妙十一假期最终以这样的方式收场。

周凯安连夜盘点了所有积蓄，然后拉着我一起去给堂哥赔礼道歉，表示所有的损失都由我们来承担。

堂哥没有言语，只是低着头闷闷的抽烟，坐在一旁的堂哥的儿子突然猛的拍了下桌子，拔腿就跑。

须臾，一个工人跑进来，手指着外面，惊慌失措：

「快快快，快去，你儿子绑了那个丫头，扔在粪车上，不知道给谁打了个电话，然后抢了我的钥匙开着就跑了，我觉得要出事。」

周凯安和堂哥急忙站起来往外冲，那人在后面追着他们喊：

「往南边那条路去了，快点追，还能追上。」

我心里顿时七上八下，坐立难安。

周凯安回来的时候已经凌晨 3 点了，没有周妍的身影。

他疲惫的坐在沙发上，搂着我的腰，声音嘶哑又无力：

「老婆，你知道有多可怕吗，他们三个 13 岁的半大小伙，对着妍妍拳打脚踢，骨头都踢断了，脸肿得和馒头一样大。我赶过去的时候，她就躺在养殖场的粪堆上，平时那么爱干净一个人...」

「我喊了好几声都喊不醒她，送到医院以后，医生说肋骨骨折，尾椎骨骨折，膝盖滑膜受损，预后不好的话，以后走路会瘸。」

「打她的人呢？」

「跑了，早跑没影了，车子扔在路边上。」

周凯安声音渐小，很快靠着我的肩膀沉沉睡去。

我叹口气，从窗外望去，鱼塘边依然灯火通明，是从零工市场上找来的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的给鱼塘换水清理农药。

真希望这一场人祸重来都没有发生过。

周妍伤势很重，需要专人照看，眼看着假期就要结束，周凯安手上又有几个案子需要紧急处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给辛萍打了电话，让她帮忙照看几天。

辛萍的骂声从下车的那一刻几乎就没有停止过，骂周凯安没事找事带周妍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骂打周妍的那些人就是一帮子有娘生没娘养的小畜生，甚至最后，她连护士都骂上了：

「你不会轻点？你没看见我女儿疼得都掉眼泪了？你个护士怎么伺候人的！小心我投诉你！」

8

一个月后，周妍出院了，周凯安将她接回家。

她恢复的很不好，坐下的时候直不起身子，并且左脚走路有些瘸，第一天去上学就被几个男生狠狠的嘲笑了一顿。

周妍回到家后哭闹一场，让周凯安给她办理退学。

她甚至将自己跛脚的过错栽赃到我头上：

「要不是你天天说要散心，要旅游，我能被我爸带到那种地方去？我能遇到那么一帮子流氓？我的腿能瘸？」

她发疯一般的砸光了家里所有的东西，我看着她面目狰狞的举着手里的棒球棍在客厅里挥舞，头一次生出了绝望。

她不会变好向善了，她只会越来越乖张狠厉，或许过不了几年，我和周凯安就成了她举棒挥杀的对象。

周凯安也终于无计可施，任由周妍发泄完扔了棍子回屋，他才蹲下，一点点清理客厅的狼藉。

我说：「周凯安，这样不是办法，我现在住在这个家里每一刻都在害怕。」

周凯安停下来，手里摩挲着一块白色瓷片，许久才跟我说：

「老婆，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她再坏，再混账，也是我亲生的，我是她爸爸，不可能丢下她的。」

我呼吸一滞，感觉心底有什么东西正在急速的破裂。

我咬了咬嘴唇：「好的，我知道了。」

然后转身回了卧室。

天将黑的时候，周凯安下楼处理完了最后一袋垃圾，在回来的路上买了些盒饭带回来。

他敲了敲卧室门，喊我出来吃。

我肚子里憋了一股子气，不想搭理他。

周凯安见我不说话也没多劝，回头招呼了周妍，两人撕撕拉拉打开了袋子，边吃边聊。

「我妈说明天来看我，我想让她在这住几天。」

「行，你那床也大，能睡的开。但是有一点，不能惹你阿姨生气。」

「那得看我心情。」

「听话！不然就别让你妈来了！」

「行，你说什么是什么，真不知道她哪里好，也就个脸还能看！」

我抓起被子蒙住脑袋，目光茫然的瞪着面前的一片黑暗，想努力的寻找一丝光亮。

因为心事重重，我直到凌晨左右才迷迷糊糊的睡着，然而很快便被一阵猛烈的拍门声惊醒。

周凯安趿拉着拖鞋去开门，辛萍提着大包小包的站在门口。

「妍妍呢，妍妍还没起床吗？」

说完径直进了周妍的房间。

我穿好衣服坐在床前，周凯安搜刮着理由安慰我：

「让她来也行，妍妍有了伴，就不会一天到晚把脾气撒你身上了。」

我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他：

「那你就不怕她们两个一块把气撒我身上？」

周凯安讪讪，再说不出什么，我叹口气，拿着杯子去厨房接水，刚接满，电话响了，我只好放下杯子跑去接电话。

一通电话讲了半小时，说的我口干舌燥，又返回厨房找杯子。

仰着头咕咚喝下一大口，齁咸发苦的味道让我眉头一皱，当场喷了周凯安一头一脸。

我快步跑到厨房漱口。

周凯安追过来问我怎么了，我看看他，又看看杯子，眼神冷的想杀人。

他有些疑惑，端起杯子也喝了一口，立马转身吐在了水池里：

「这么咸？谁放的？」

厨房旁边的卧室里传来了周妍和辛萍放肆的笑。

我摔了门，怒气冲冲的回到卧室，对着周凯安吼：

「周凯安，你最好现在就赶她走！她不走，我走！」

结婚两年多，我从没对周凯安这样大呼小叫过，周凯安意识到是真的惹怒了我，犹豫片刻，还是对辛萍下了逐客令。

辛萍大包小包被我扔出去的时候，周妍气得直跺脚：

「你行，你厉害，我告诉你，反正我以后也不上学了，我就天天在家和你斗！」

我转过头，一字一顿的问她：

「你确定？」

「确定！」

「好」

那就别讲什么道德了。

9

我趁着周凯安带周妍去医院做康复治疗的时候，请人在家安装了一套监控设备。

没想到装好后的第三天就拍到了辛萍的身影。

她趁着我出门和出版商谈合作的空挡，溜进了我家。

我坐在出版商一楼的大厅，看着监控画面，听着她们说的那些话，恨的牙齿发颤。

「你确定这样能行？我在网上发帖子问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泼硫酸，这瓶瓶罐罐的才能灌进去多少啊？」

「妈跟你说，咱不泼她硫酸，那样动静太大了，这可是犯法的。咱来个动静小的，咱把硫酸灌到她这些瓶瓶罐罐里，她用了一样烂脸，也赖不到咱身上。」

「那你每瓶都给她多灌进去点，让她用一次就把脸烂透了，我就讨厌她那张脸，我有时候恨不得烧壶热水给她泼上去。」

画面里辛萍将我洗手台上所有的化妆品都打开，口径大的直接往里倒，口径小的用针管吸了后再注入，周妍跟着打下手，时不时的再拧开盖子多加进去一些。

「多放点，早烂了，让我爸早点把她赶出去！」

我气得浑身发抖，将牙齿咬得咯咯响，这种人，不收拾天理难容。

我一直坐到画面里没了辛萍的身影，才起身准备回家。

路过商场，我跑去柜台重新买了一套袖珍版化妆品，方便携带和隐藏，又买了一盒面膜。

我要让她们自食其果。

我到家的时候周凯安也到了，他在厨房忙活着做饭，周妍一反常态的没在自己卧室呆着，坐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不停的换台。

她看我换了衣服鞋子，阴阳怪气的对我说：

「你也算是个老女人了，你看看你这脸，都油成什么样了，建议你快去洗洗，你这样我看了吃饭都没胃口。」

我心里发出一声嗤笑，转身进了卫生间，洗脸。

让我洗我就洗，我洗给你看。

洗好脸我出来，故意走的离她近了些，方便她观察。

她瞪的铜铃一样的眼睛里出现了短暂的失望，然后低下头，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了什么。

接下来的半小时，周妍都抱着手机在聊天，一会愤怒的「哼」一声，一会长长的叹口气。

吃过饭，周妍往沙发上一躺，又拿起手机摁来摁去。

我从包里拿出新买的那盒面膜，当着周妍的面，对周凯安说：

「老公，这是我今天出门新买的面膜，你帮我拆开，一会咱们试试效果怎么样，新买的，很贵。」

我特意把「新买的」这几个字多说了两遍，以便让周妍放下戒备心。

周凯安很开心的几下就帮我拆封了，我先拿出一张自己敷上，然后招呼周凯安也躺在沙发上，给他敷了一张。

我细心的给周凯安贴好，问他舒不舒服，周凯安连连点头。

我又装作不经意的问周妍：

「你要不要也来一个？」

周妍白了我一眼，没说话，低头继续玩手机。

我轻轻的推了推周凯安，噘着嘴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周凯安心领神会，对着周妍说：

「妍妍，阿姨是好意，你能不能别天天这样拉着个脸？要我说你也敷一个吧，可舒服了，这样吧，爸爸去给你弄，爸爸亲自给你敷。」

没等周妍回应，周凯安从沙发上起来往洗手台走去。

我叹了口气，这么多年他一点都没变，永远都这么卖力的试图缓和我和周妍的关系，其实他明知道没用。

我跟着他走到洗手台，取出一张新的面膜，摊开，手把手教他怎么往脸上贴后，我又从化妆盒里拿下了一瓶精华水。

这个瓶子口径大，白天的时候似乎被她们倒进去不少硫酸。

「加点这个，这个是纯植物的，没有激素，就适合她这种十来岁的小孩。」

我边说，边拿着瓶子往面膜靠近中间的位置倒了些精华水。

「你抓好边角，千万别碰里面，里面都是精华。」

周凯安在我的叮嘱声里开心的举着面膜去给周妍贴。

我在洗头台前一边慢腾腾的冲着手，一边听着客厅里他们爷俩的声音：

「哎呀爸，我不敷。」

「敷吧敷吧，你看爸爸都敷了，一起敷，来，都给你弄好了，别浪费了。」

几秒钟后。

「啊，这面膜怎么烧脸啊，脸疼！」

「不烧啊，是凉吧，我刚贴上也凉，一会就好了。」

「啊，我脸疼，疼死我了！」

我在周妍越来越夸张的尖叫声里缓缓的关了水龙头，站在门口一脸平静的看着她。

周妍已经把面膜从脸上撕下来了，捂着脸痛苦的嚎叫，透过指缝可以看到左右脸颊通红，鼻子和上唇也有斑斑点点的红。

周凯安急的手足无措：

「怎么回事啊，敷个面膜怎么这么大反应？」

我拿起车钥匙扔给周凯安：

「快去医院吧。」

10

一个小时后，辛萍突然闯到我家里来了。

真的是闯，她拿周妍的钥匙开了门，冲进卧室，将我一把薅出来：

「你这个毒妇！那么点小孩你给她脸上弄硫酸！你还是不是人！孩子在医院里疼的嗷嗷哭，你还有闲心在这里睡大觉！」

「硫酸？什么硫酸？」

「你还装！医生都说了，妍妍脸上是腐蚀烧伤，很大可能就是碰过硫酸，她一天到晚不出门，就晚上用了你一个面膜，这你可赖不掉！」

我轻笑，快速的穿好了衣服：

「我没赖啊，放心，只要警察说是我的责任，拿命抵给你我都敢，你敢吗？」

她咄咄逼人的目光里有了一瞬间的躲闪，很快又恢复了常态，她从我的衣柜里扒拉出个购物袋：

「我不跟你逞口舌，你绝对在化妆品上做了手脚，我要全部带走交给警察，你等着吃牢饭吧。」

「是吗？那你最好先看看这个。」

我慢条斯理的拿出手机，找出了下午我特意录屏的那一段视频，举到她跟前：

辛萍只撇了一眼，脸色倏忽骤变，抬头四处张望：

「别看了，我安装的很隐蔽。现在你还要去交给警察吗？」

辛萍没说话，先前的气势一泄到底，恨恨的将手里的袋子朝地上一扔，转身就走。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周凯安才带着周妍回来，周妍脸上横七竖八的贴了许多纱布，蔫蔫的没了生气。

可是他们两个都没有再多提一句关于硫酸的问题，仿佛周妍的脸就真的是皮肤过敏一样。

一切看起来似乎风平浪静的。

可是只有我知道，经过这次事件，周妍心里对我的恨意有多浓。

她的脸已经不会再恢复了，她这辈子都要顶着这样一张带着疤痕的脸生活下去，受尽世人嘲笑。

她的恨意化成汹汹燃烧的小火苗，隐藏在深不见底的眼眶里。

你们见过黑暗中的猫吗？目光灼灼犹如猎豹，周妍现在就是这样，她时刻准备着将我击杀。

端倪最先出现于她作息规律的改变。

以前的周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守着手机平板可以在卧室里呆一整天。

可是自从她脸被毁了以后，她罕见的外出了，纵然从头到脚裹成粽子，她也隔三差五的外出。

想必是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是在家里不能做或者密谋的，而必须要去外面。

可是为什么在家里不能做或者密谋呢，因为辛萍已经知道我安装了摄像头。

于是我把目标锁定在辛萍身上，周妍再坏，也还是个孩子，有她自身的力不能及。

我用几条黄鹤楼买通了辛萍小区的一个保安，让他帮我留意辛萍的行踪。

保安告诉我，辛萍似乎想要租车，她曾来保安亭问过他小区里谁家是开出租的，她想租借人家车用个一两天。

然后保安还告诉我，有一次他交班，骑着电动车走到小区大马路上，看到辛萍在和一个出租车讨价还价：

「我打车过去的时候才收 100，这次也给你一百算了。」

「大姐，你当初叫车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再说我绕了那么大弯去良村坡那个破地方接你，你总得让弟弟挣点辛苦费吧。」

我问保安，能不能看监控，查到那个司机的车牌号。

保安是个爽利人，加了我的微信后，当天夜里就将那天的视频全部发给了我。

我以乘客的身份将电话打到出租车公司，谎称乘车时丢了东西，成功拿到了司机的联系方式。

我约司机见了面，司机端详了我半天，说：「那天乘车的那位，不是你吧？」

我说：「对，那是我姐，她脑子有些毛病，趁着家里没看住偷跑出去了，正好坐的你的车，我想问问你那天她去了哪里，都发生了些什么。」

司机恍然大悟的「哦」了一声：

「她脑子有问题啊？难怪，良村坡那么偏僻难找的地方她都去。」

「她跟你说去干什么了吗？」

「她说她老家是这边的，以前小时候经常在水库玩，这次有空回来看看。」

「那边有水库？」

「对啊，除了水库什么都没有，全是山和树。」

我谢过司机，若有所思的往回走。

一周后，我正在家里画图，周凯安打来电话：

「老婆，妍妍说有个快递是到付的，要家长签字才能拿，我也没听明白怎么回事，要不你陪她去一趟吧，快递员着急走，我这边实在太远了赶不过去。」

我「哦」了一声，一转身看到周妍正在门口阴恻恻的盯着我，像猎豹盯住了猎物。

我指了指卫生间：「先上个厕所，一等。」

我坐在马桶上掏出手机，编辑了几条信息，然后将聊天记录全部清除。

然后出来，穿上外套，对在一旁等得不耐烦的周妍说道：

「走吧，前面带路。」

进了电梯，出了大堂，出了小区，周妍领着我七拐八拐，最后在一个胡同口站住脚。

我问她：「快递呢？」

话还没说完，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将一块毛巾捂住了我的口鼻，我顿时轻飘飘的没了知觉。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车里，手脚被绑。

我还没来得及问出一句话，周妍一巴掌就扇过来：

「醒了？就等着你醒了当面扇你呢！」

说完「啪啪啪」又是几个巴掌。

我冷冷的看着她：

「你们绑我干什么，杀人绑架可都是犯法的。」

「犯法我也不怕，我才不到 13 岁，杀了你我照样没事。」

我抻了抻脖子，提高了嗓门，朝着在前面开车的辛萍说道：

「作为一个母亲，不把孩子往正道上引，你这个母亲是多么混蛋！」

话音未落，周妍又一巴掌扇过来：

「你敢骂我妈！你再骂一句试试，骂一句我扇你一巴掌你信不信？」

辛萍也冷笑：

「混蛋就混蛋！我只知道，在我心里，我女儿做什么都是对的，她看谁不顺眼我就替她教训谁，她想让谁死我就帮她弄死谁！啥是正道啊？别用那些绑架我，老娘不吃这一套！」

说完她突然一个急刹车：

「到这里就行，把她弄下来。」

周妍先下车，试着搬了搬我，没搬动，喊辛萍过来帮忙。

辛萍从车尾过来，手里拿着一把绳子，先是检查了下我手上绳子的松紧，觉得不保险，又用刚拿出来的绳子把我胳膊和我上半身结结实实捆在一起，然后才放心的给我松开脚上的绳子。

「下来，自己走，告诉你别耍心眼，这里我再熟悉不过了，什么人都没有。」

我在她们的推搡下慢慢靠近水库。

余光撇了撇来时的那条路，安静的很，没有汽车声。

没人赶来救我。

我想起临出门前我在卫生间编辑的那几条短信，那是我的求救短信，我设置了定时发送，不出意外，周凯安应该会在 10 分钟后赶过来。

我努力的试图拖延时间，可即便步子迈得再小，我还是被她们推到了水库的边上。

粼粼的水面像深渊，正虎视眈眈的注视着我。

辛萍一手拉着绳子的一端，一手拿棍子推着我，问周妍：

「你打够了没？打够了就快把她推下去，免得节外生枝。」

我在周妍点头之前突然对着她破口大骂：

「你这个丑八怪，我告诉你，就算你不到法律的制裁，凭你在这个恶心死人的样子，又跛又丑，你这一辈子和活在地狱没什么两样！」

「我这辈子最开心的，就是把你变成了这个丑八怪的样子，你们还想害我，真是笨到家！」

「还有你那跛腿，当时我听说那几个孩子打你的时候，我心里真是真解气啊，怎么那会没打死你呢！」

周妍被我骂得怒火中烧，她怒气冲冲的从辛萍手里将绳子一拉，我远离了岸边。

还没站定，周妍就照着我的脸左右开弓了。

「你这个死女人，我一开始就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这个臭嘴，我今天非给我扇烂了不可！」

一巴掌又一巴掌，我被扇的眼冒金星，嘴里咸湿一片，脸上只觉火辣辣已经不觉疼痛了。

但是我仍然努力的睁着眼，盯着来时的那条小路，我相信周凯安会来救我。

如果不来，那我也认了，这里山清水秀的，很适合长眠。

终于，在不知道被周妍扇了多少下之后，那条路上传来了汽车的声音。

辛萍显然也听到了，她站起来张望了一下，慌张的朝周妍这边跑：

「快快快，快把她推下去，要来人了！」

周妍到底是年龄小了，扇我扇得正起劲，被辛萍这样一催促，一时有些手忙脚乱，她一边推我一边喊辛萍快点过来帮忙，而我趁着她回头的功夫一口咬住了她的袖子。

周凯安从车里下来，一边吼一边飞速的往这边跑。

我冲着脖子死死的咬住周妍的袖子，任辛萍怎么掐我挠我都不松口，拉拉扯扯间三人已经到了水库的边缘，辛萍看到无力回天，惊恐的松了手。

我看着越来越近的越来越近的周凯安，对着周妍一笑，往后倒去。

周妍尖叫着，随着我的身子一起跌了下去。

三秒钟不到，周凯安跟着纵身一跃。

辛萍在岸上喊哑了嗓子：

「快救妍妍，救妍妍啊！」

冰凉的水一下一下往我的嘴里鼻子里灌，我双手被捆丝毫没有办法挣扎，我尽力将头扬起，对着周凯安的方向喊道：

「老公，救我！」

周凯安奋力的向我游过来，他将我捞出水面，用一只手配合着牙齿解开了捆住我的绳子。

周妍还在旁边胡乱的扑腾，她想呼救，可是一张口就被水灌，她已经呼救不出来了。

岸上的辛萍喊叫声不断：

「快去救妍妍啊，她快要不行了。」

周凯安拖着我奋力的滑到岸边，让辛萍把我拉上去，辛萍眼里带着抗拒，周凯安气得怒吼：

「快点，别浪费时间了，水里还有一个呢！」

辛萍这才如梦初醒，朝着我伸出手，我佯装抓住，在周凯安将要松开手的时候，猛地一挠辛萍的手心，辛萍一个激灵，我从她手中脱落，重新掉入水中。

周凯安只得又将我托举起来，让辛萍接应。

这样反复到第三次的时候，辛萍突然脸色一变：

「妍妍呢，妍妍沉下去了！」

「那还不赶快把人拉上去，浪费的时间全是妍妍的命！」

这次很顺利，我被辛萍拉上了岸。

辛萍已经要哭晕了，水面上已经看不见周妍的身影，周凯安深吸一口气，一个猛子扎了进去。

我在心里默数了时间，7 分钟后，周凯安拖着昏迷的周妍浮出了水面。

辛萍抖着手一遍遍拨打 120，可是这里荒郊野岭的，最快的 120 也要 20 分钟赶到。

周凯安学着老家的土方法，将周妍倒挂在肩膀上不断的颠簸，一颤一颤的，确实像个布娃娃。

漫长的等待后，周妍终于被救护车拉到了医院，可是由于缺氧时间太长，医生说她的脑神经及脑细胞已经造成了永久的损害，人可能会处于持续的昏迷状态。

「植物人？」

辛萍一个不稳瘫坐在地上，突然又爬起来发疯一般的扑向周凯安：

「都怨你！你个混蛋！你为什么不先救她！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你为什么不先去救她！」

她哭着哭着，双腿一蹬，就那么直挺挺的躺了下去，护士赶紧跑过来帮她掐人中。

辛萍悠悠转醒，沉默着不说话，半晌后，突然肩膀一颤，发出了诡异的几声「嘿嘿嘿」。

我循声看去，辛萍半低着头，眼睛上翻，咧着嘴，神情怪异。

她指着眼前空空的一处逗弄着：

「妍妍，我的小妍妍，最可爱最乖了，妈妈最爱你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从地上爬起来，哈哈笑着往外跑，走到门口又停住，恶狠狠的对我们说道：

「滚开，我的妍妍只跟我玩，你们都滚开！」

说完又哈哈笑着跑了出去。

我和周凯安面面相觑。

走廊上打扫卫生的阿姨叹了口气：

「哎，好好的一个人，说疯就疯了。」

病房里只剩下了我和周凯安。

周凯安看着我，疲惫的眼里全是血丝，过了许久，他艰难的开口：

「你那天问我，如果你和妍妍同时落水，我会先救谁，我回答的是，先救老婆，我做到了。」

「你说，你要我记住良村坡水库这几个字，并且逼着我在手机地图上标注上这个位置，我当时问你，良村坡水库有什么特别

含义吗，你说，应该会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收到你发来的求救短信的时候，我脑子是懵的，我怎么也不相信我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居然在相互厮杀。」

「你什么都知道，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告诉我，我去阻止她们，这样就不会发生今天这种场面。」

我叹口气：

「你不可能阻止一辈子的。」

我起身往外走，经过周凯安身边的时候，我轻声对他说：

「谢谢你，选择先救我。」

谢谢你，周凯安；

再见，周凯安。

静谧的病房里，周妍身上插着管子，安静的躺在床上。

她终于回归本性，再也不会闯祸害人了。